

第二十六回 劉奎璧中計被擒 韋勇達迫寫供狀

卻說鄺明堂進了北京城，家人領到文興號緞店，囑家人呈上康若山書信。俞員外看過，方知康若山的義子鄺明堂，湖廣新科解元，並吳道庵妹丈，新科舉人，要借寓住宿，伺候會試，心中大喜：康若山今乃富貴兩全，在我亦叨榮幸。迎入書軒，花廳上見禮坐下，各通姓名，一面備酒接風。俞智文相陪，暗□若山哪裡尋得這等才貌雙全的少年，因問曰：「未知賢姪可有兒女否？」鄺明堂曰：「小姪年方十六，尚未定婚。」俞智文著驚曰：「賢姪為何尚未定婚？」明堂曰：「小姪立願，必要功名成就，方敢議婚。」俞智文歎曰：「賢姪如此誠實，比著劉國舅好色，真有天淵之隔！」

明堂正欲探國舅消息，即詐問曰：「什麼劉國舅？請聞其詳。」俞智文笑曰：「劉國舅名奎璧，劉捷的次子，現拜鎮國大將軍，近來掛滅寇大元帥印，領軍往山東剿賊。」明堂曰：「小姪前聞劉奎璧與皇甫少華爭婚孟氏，奎璧父子害得皇甫元帥人陷家破，未知皇甫敬妻女解京，如何處治？」俞智文就把擒捉母女解到吹臺山，被那韋勇達殺了解官，劫了母女上山。明堂曰：「皇甫敬妻女被劫上山，諒必自能盡節。」俞智文曰：「爾不知這韋勇達年方十七八歲，真是個英雄好漢，聞聽極義氣，他拜皇甫夫人為母，認皇甫小姐為妹，十分禮待。劉國舅因探皇甫小姐絕色，故奏往吹臺山征戰，實欲擒皇甫小姐為妻。」明堂又問曰：「聞得劉國舅奉旨賜孟氏結親，國舅怎捨得丟去孟小姐，卻去遠征？」俞智文就把孟氏帶刀行刺，砍中額角，技術而亡，孟兵部奏討人命，天子判決，雲南建立節義牌坊，摧表孟氏節烈等因說明。明堂聞言，一時悲傷，道：「可憐蘇姑娘為我守節報仇，身葬魚腹。」忍不住流下淚來，退入書房悲泣。

到了次早，即封四十兩銀子，送與俞員外以為薪水之費。俞員外不肯收受，明堂曰：「此乃家父之命。叔父若不受，我等便不敢在此叨擾。」員外只得收了進去。

且說奎璧領軍，一路風雪阻住，延至次年五月初十日方到山東青州吹臺山，傳令離山數里屯紮營寨，三聲大炮，安下營寨。又說韋勇達原名叫做衛勇娥，改得此名。在吹臺仙徵招集人馬，請旨剿征番寇，救父回朝。原來衛勇娥之叔名振祖，有親生次子名勇彪，身材魁梧，好習弓馬，少勇娥一歲。因英文章被連累，迫勇娥出門，勇娥往登州探父信。勇彪心憐其姊流落，竊取路費，欲往登州尋姊。路過吹臺山，山中嘍囉前來行劫，被衛勇彪殺效。韋勇達下山親自來戰，恰好姊弟相逢，遂密言改姓之事，改稱兄弟，與勇彪同住山寨，招集四千餘眾，專劫貪官污吏、土豪勢宦，小民深感其恩。

忽一日，搜羅來報曰：「啟稟頭領，今有鎮國將軍劉奎璧領軍一萬，前來征剿，離山數里下寨。請令定奪。」韋勇達即令頭目分帶搜羅把守柵寨，一面退入後寨，來見尹夫人。母女見禮座下，撤退搜羅，韋勇達細說仇人劉奎璧領軍來征等情。皇甫長華恨了一聲曰：「逆賊前來，待妹子明日出戰，擒捉回來，碎屍萬段！」韋勇達曰：「賢妹不可會戰，他是朝廷命官，爾若擒他，朝廷必然移恨，令弟更難出頭。我是改名換姓，縱使朝廷見怪，我亦無傷。待我捉他上山，用嚴刑審問，迫取親筆供狀，拘禁土牢，饒他性命。日後受朝廷招安，把他並供狀拜獻朝廷，方知他奸惡。」夫人曰：「孩兒說得是，但要小心。奎璧英雄非常，弓馬精熟。」韋勇達曰：「不妨，孩兒自有計策擒之。」

直至次早，勇達升座聚義廳上，曰：「劉奎璧乃是奸賊，陷害皇甫元帥，待我領軍前往擒之。」只見韋勇彪向前曰：「待弟先去會戰，哥哥再出未遲。」勇達曰：「賢弟須要小心！」勇彪領了撓將吳武，帶人馬下山。

且說劉奎璧聞得賊人討戰，即領人馬出陣。勇彪見奎璧面白唇紅，膀闊腰細，金盔金甲白馬，手持銀槍，背後紅旗金字大旗高標，上面寫的，『滅寇大元帥劉』。旁邊閃出大將連登，拍馬向前喝曰：「來者莫非賊首勇達之弟勇彪麼？」勇彪答曰：「我乃韋勇彪也。何來狗城，留下姓名？」連登曰：「我乃劉元帥帳下前部先鋒，二軍指揮使連登也。爾既非韋勇達，膏不殺爾，爾扶去叫韋勇達前來受死！」旁有驍將吳武，拍馬提刀衝出，大叫曰：「二頭領不須與這狗賊開口，待我擒捉此賊。」縱馬向前，提起大刀，即向連登頭上砍下，大喝曰：「看我吳武大刀的滋味。」連登喝聲：「不得無禮！」舉槍架過，回手一槍刺來。兩將各逞英雄，戰上十合，未分高下。奎璧一時性發，放馬從陣旁出來，暗助一箭，向吳武射來，吳武不提防，一箭正中咽喉，遂死於馬下，官軍向前取了首級。韋勇彪大怒，縱馬上前喝曰：「狗官敢傷我部下！」劉奎璧躍馬上前曰：「本帥來取爾命。」提槍便刺。韋勇彪上前雙錘迎敵，但見錘來槍架，抖擻精神，這桿槍猶如萬點梅花。再戰三十餘合，勇彪氣力不支，只得掉轉馬頭望本陣逃走。奎璧統領官兵，掩殺下來，追至山下，勇彪已走上山，即將樁木炮打下，官軍不能上山。韋勇彪回來見勇達，說明交戰情形，道：「奎璧著實厲害，因此敗回。」勇達曰：「勝敗乃兵家常事，來日待我親自出戰，自有破他妙計。」

到了次日，嘍囉來報，劉元帥又來挑戰了。勇達頂盔貫甲，帶領人馬下山。皇甫長華曰：「劉奎璧實是凶勇，哥哥須要仔細！」勇達稱是，衝下山來，分佈陣式。有認得的官兵報於奎璧曰：「那使雙刀的賊頭就是韋勇達。」奎璧見勇達面如桃花，眼含秋水，宛如玉樹臨風，銀盔銀甲，手執兩口日月雙刀，坐下一匹五色馬。奎璧吃了一驚，不意賊首如此美貌年青，諒與皇甫長華有通。又一轉念：「我只圖皇甫氏容貌，不管他的私情。」隨即向前喝到：「來者可是賊首韋勇達？」勇達曰：「正是。爾可是劉奎璧奸賊麼？」奎璧曰：「然也。爾這賊首，敢不下馬受綁！」勇達曰：「正待捉爾，碎屍萬段。」飛起雙刀便砍。劉奎璧舉槍來迎，二人大戰。奎璧力大，戰到三十餘合，韋勇達自料難以取勝，即詐敗退下。奎璧軍追趕，嘍囉亂箭射來，奎璧敗軍而歸。韋勇達回寨，尹夫人母女問交戰情形，勇達細說交戰情形，曰：「此奸賊當用計擒之。」即叫勇彪附耳低言曰：「賢弟可如此如此。」到了初更後，勇彪帶了五百嘍囉下山，直到四更後，回來交令。

次日，奎璧又來討戰，韋勇達領人馬下山。奎璧罵曰：「你是我手中活放的匹夫，怎敢又來討死？」勇達曰：「今日若不擒爾，誓不回山。」二人又戰。約戰到三十合，勇達勒回馬，落荒便走。奎璧領兵追來，嘍囉一聲吶喊，四散丟下刀槍，各自奔走。奎璧見人心已亂，放膽追來，大喝曰：「韋勇達叛賊，上天入地也要擒你回來！」追趕二三里，只見連登趕上大叫：「叛賊不回山寨，恐有奸計，元帥不可追趕！」劉奎璧遂勒馬不追。勇達回馬叫曰：「狗官，已中我十面埋伏之計，還不下馬受綁。」劉奎璧怒曰：「吾今偏偏要殺盡埋伏。」拍馬再趕下來，不聽連登之言。早已趕了三四里，將到林間，勇達認明暗號，即大呼曰：「劉奎璧快來受死！」奎璧回言罵曰：「狗強盜不得無禮，待本帥來取狗頭。」拍馬飛上，只聽得一聲炮響，如山崩地裂，

彪昨夜領命，在此掘得陷坑，上蓋席片，用浮土遮好，奎璧逞勇，故中此計。林中埋伏，各執撓鉤，用力把劉奎璧生擒活捉，捆綁起來。官軍立即退下，報知連登。連登大驚，收軍回營，令人打聽元帥消息。

到次日，勇達請出尹夫人母女，到聚義廳，尹夫人坐在上首，自己與小姐在兩旁坐下。韋勇達曰：「劉賊被擒，請母親發落。」小姐曰：「這奸賊弄得我家破人亡，把他碎剮，方雪我恨。」勇達曰：「不可，奎璧乃是朝廷命官，不可殺他，須留下性命，天子方知我有道理。今可嚴刑拷打，迫他親立作惡罪狀，畫供之後，獻奏天子，方好明白冤枉了。」夫人曰：「孩兒說有得理。」即令押奎璧前來。

頃刻間奎璧已到，就在下面待命。勇達罵曰：「奸賊，既已被擒，怎敢抗禮不跪？」奎璧曰：「我雖被擒，不過一死，少不得大軍到來，把你叛賊殺盡。我乃命官，豈肯屈膝。」勇達曰：「你倚了姊姊裙帶之親，陷害皇甫元帥，你毫無功勞，反加封顯職，真是個大奸賊。」喝令打他狗腿，看他跪也不跪。嘍囉即取木棍，向奎璧兩腿打來。奎璧忍打不住，只得跪下哀求曰：「伯母大人在上，念及通家前情，放我回朝，感恩不淺。」夫人罵曰：「爾這匹夫，奪親不遂，小春庭放火，謀害我兒鄉又通父保薦吾夫征番，冒奏降番。可把實事招來，免受刑具。」吩咐帶上各刑具伺候。嘍囉應聲曰：「唯！」把夾棍腦箍，荊條皮鞭，一齊帶上。奎璧嚇得魂不附體，哀求曰：「今來征戰，實是天子差我，非小姪敢來犯上，望伯母大人諒情恕罪。」言訖，一連叩頭。韋勇達曰：「奸賊存心險惡，不用大刑，決不肯招。」喝令嘍囉：「快上夾棍！」眾嘍囉把奎璧按倒在地，兩腿拉入夾棍，把繩收緊。奎璧暈去，只求寬刑，情願招認。勇達遂令放了夾棍。奎璧恐再受刑，即把小春庭如何放火，設計焚燒皇甫少華，後來如何寄書，托父保薦皇甫敬征番，以及諒必元帥陷入番邦，吾父如何冒奏降番等實情說明。搜羅取文房四寶，付奎璧自具供狀。奎璧自料必死，乃具了供狀。勇達又令打了手印，問曰：「爾既害皇甫元帥，勢必謀奪孟氏婚事，如今成否？」奎璧曰：「為著孟氏，故累我到此受禍。」就把伊父奏主賜婚，孟氏行刺技術，他同孟士元一起進京，奏旨建造孟氏節烈牌坊，因此奉旨領軍來征等情說明。

未知奎璧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龍鳳再生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